

金文通公集

敘

余爲書生時好爲古文詞  
漁獵近代諸家氣矜塗澤  
之文刻畫自喜中年讀潛  
溪震川集少知持擇始改

轅易轍思自拔于流俗望  
古人之質的而趨之才力  
單薄學殖荒落如輕毛弱  
葉翔舞於衝波濁泥之中  
欲介然自立也良已難矣

酉戌之交與平陵公談文  
闕下平陵告曰豈凡先生  
今之韓歐也余心識其言  
而未敢信旣而屢讀其文  
針芥相合犁然有當於吾

心信平陵之非溢言也余  
老而失學不能垂齒牙樹  
頤頰以變易斯世之視聽  
則請原本古今畧陳其流  
別以告于世之君子蓋常

循覽三百年來文體凡三  
變矣明初之文自金華烏  
傷迨東里茶陵卸華佩實  
根本六經三史號爲正脉  
北地起而以叫號剽奪之

學創立古文雄樹壇坫信  
陽和之遂謂文靡于隋其  
法亡于韓愈軫材諷說之  
徒轉相倣倣而文體一變  
嘉靖之初晉江毘陵祓除

俗學歸原經術南沙浚谷  
挾轂扶輪爲一時之盛歷  
下弇山出盛推北地以雄  
詞盛氣凌壓古人佐之以  
大函雲杜異口同音一唱



百和而文體再變萬曆以  
來高邑崛起於北臨川雄  
視於南厭時人之賃耳傭  
目刻意滌除文體幾於三  
變矣俗學流傳熏入骨髓

二君子孤立側出錚于申  
之莫吾聽也以是故近代  
之文雅俗錯出遞變而不  
純豈凡生于吳下殘膏剩  
馥屬厭弇州之餘藩乃能

超然玄覽篤信古學奉韓  
歐爲祖禰而師友在震川  
鹿門之間豈非豪傑之士  
後五百年間出者哉今其  
文具在蓋莫不發源經史

而取裁於八大家溯流窮  
源有典有則有倫有要渢  
渢乎洋洋乎先民之規矩  
盛世之型範也昔在王李  
狎主齊盟茗上茅鹿門先

生獨唱明八大家之學標  
舉關鍵爲後學眼目豈凡  
鹿門之外孫也先河後海  
其所從來遠矣漢楊子幼  
讀外祖太史公書學其爲

文今讀其報孫會宗書慷  
慨激昂淋漓痛快太史公  
鬚眉談笑千古如在豈凡  
風雲玄感譽望在玉衡大  
斗之間非子幼所敢望以

其所撰著徵諸鹿門出車  
合轍則亦太史公之子幼  
也豈凡自叙其集以謂聞  
鹿門之緒言取八大家文  
鈔讀之反覆始知爲文之

道端不外是豈不信哉昔  
顏之推論文曰今世相承  
趨末棄本辭與理競辭勝  
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  
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



穿鑿者補綴而不足必有  
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  
吾所希張融自序曰文章  
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  
故當使常有其體顏氏以

古之製裁爲本而張氏謂  
以有體爲常此所謂爲文  
之道也迎而距之平心而  
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此韓子之所謂無迷其途

無絕其原者也請以爲讀  
豈凡之文者告并以爲學  
豈凡之學者告

皆

順治十有六年己亥嘉平

年家眷侍弟虞山蒙叟  
錢謙益再拜謹書

序

晉江王道思先生嘗稱有  
吳三千年之久傳者三人  
季子子游與唐應德而三  
子歎服以爲知言其後有

文章名莫如司寇王元美  
頗薄唐公不足爲然予實  
不好其文顧獨嚴重歸熙  
甫太僕以爲有唐宋大家  
之風洎吏部周恭肅氏公

用而已熙甫名籍籍一時  
元美晚年益自傷不及熙  
甫見于題公像有繼韓歐  
陽之語人皆知熙甫獨周  
公之文竟無口之者良可

歎也今又得豈凡先生云  
予自諸生時則知先生以  
名進士歷爲知府兵備卓  
然有聲實未見其文同朝  
縉紳亦以吏治推服不及



于文及余同官而先生文  
稍稍出知先生文自予始  
先生又謂予曰文者載道  
之器也言者心之聲也言  
不根于心必支文不幾于

道必誕支與誕所不敢爲  
吾擇其雅馴者而卒業焉  
是以先生文大者炳炳烺  
烺小者謹嚴法度尺寸不  
苟此歐陽子之文也知先

生文如歐陽子亦自予始  
嗟乎文難言矣人尤不易  
知哉文如先生其好學深  
思揣摩古人積有歲年而  
予輩不及知乃僅知之同

官之時數十年間號爲名  
公鉅卿察其文曾不足當  
先生之毫末而名反出其  
上何也雖然山高可以致  
祈羊淵深可以致沈玉績

學可以永久比于金石先生之志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於周恭肅爲同邑有葭莩之誼又於茅觀察鹿門爲曾外孫先生之文所

從來如此狀則讀先生文  
而信予稱爲歐陽子者其  
必如予之信王道思也乎

峇

順治五年十二月溧陽同

學第陳名夏書於石雲  
居

叙

金司空吳江豈凡先生以  
息齋文徵叙予雖不厭書  
文弗能臻古夙夜皇皇未  
之逮也安能測先生文然



竊聞作者之言文在機在  
轉在彬彬公之文不角勝  
于六朝之浮艷靈轉而廓  
清之庶幾鬪智不鬪力者  
乎蓋節章光受制於瀉故

無語不爲神明之寶物有  
不能揉焉者矣予嘗數過  
吳江矣其五湖與莫釐諸  
山絡皆虬纏蛟透天地奇  
氣鬱積盤礴大海包裹而

厚其發發必鍾爲人文公  
之文其發于蟠地豈其淺  
者哉况公政事侃侃猶之  
文御機而調和乎節是故  
敦乎智自非理勝區區鬪

華角豔惡能旋爲宮以相  
答也以智以靈不苟徇于  
小槩小篇大章各堤焉立  
于其所也者自心之意天  
和將居殆庶幾焉以息爲

昌也歟顧知息者冲用之  
而弗竭文與政事一母之  
大宗也豈凡先生自茲遠  
矣予年漸老信古而尚以  
力競也未能受命作者墻

下彬彬郁郁文乃不喪奚  
以厚積而發乃尊光耶靈  
轉廓清逮于何日望洋金  
大司空予俛俛然不自崖  
返乎

順治六年五月朔日年家

社弟西洛王鐸撰

序

豈允先生以息齋以息齋命  
集余授而卒業藹藹吉人之辭  
也懍懍醇儒之詣也夫古之立  
言者軌道而捨志使近承有明  
箴私淑知竊義不足以約趨端



舛糾史翼經不以泚筆而其人  
之表裏初終亦於是備見豈銜  
名哉躋實而已正質却飾變化  
以生或覩之日月常新或方之  
江河經地雖語明也行也實處  
於莫可加增倘亦能止之力乎

昔孔子筮賁而愀然曰黑非黑  
白非白非正質也曰丹漆不文  
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意愀賁者愀末流乎不然豕何  
以極言其察變化成一本之文  
明以止也進而求之文之所以

文者緝熙敬止躋其實仁敬慈  
孝信之止固胥天下而文明之  
乎德業文章無二道也觀息齋  
集與人臣子與人弟友其言具  
在思無越畔修辭立誠質正而  
不受飾旣如斯矣先生之自則

則人盡於斯矣後之郭郭而糟  
粕亦莫不止於斯可謂得賁之  
亨矣障頽瀾而披霧縠俾世俗  
鉢心劇目輩各正厥質以不沒  
至文其以息文壇立黃之戰詎  
淺尠乎息齋公餘讀易所也爰

取以命近集意或在是與

順治己丑初伏日蜀仙井教弟

胡世安書

序言

嘗觀文運之衰也必有一二人  
焉爲末流砥柱繼一綫之薪傳  
而斯文不至墜地文運之興也  
亦必有一二人焉爲一代開先  
布昌明之學術而大道復行中

天自明季浮誇相競理學榛蕪  
迨

興朝肇造鼎新將豁然與天下更  
始而其間挽回於絕續之界扶  
其衰而翼其盛相與闡揚古道  
崇正闢邪引掖後進者則吾百

翁陳師豈翁金先生也先生與  
陳師同秉銓政提衡人物之暇  
復大肆力於文章志合道同互  
相倡和余每過師門問業輒告  
余曰金先生今時之人傑而文  
章之宗主也私心竊向往之近



始讀其古文辭信得派於韓柳  
蘇曾諸大家一洗詭異鈎棘之  
習而出爲清醇博大之旨其言  
簡而深約而該引物連類折之  
於至理以合人心昔蘇長公稱  
范文正之於仁義禮樂孝弟忠

信如饑渴之於飲食雖弄翰戲  
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  
信其誠爭師尊之吾於先生亦  
云余益歎先生爲不可及也先  
生歷要津而能屏營逐寡嗜欲  
自顏其室曰息齋蓋息其身於

從容退食之餘而息其心於詩  
書六藝之圃故能專精焉以從  
事於此而著作日富其書滿家  
以視世之貪權嗜利皇皇終日  
而夢寐不得安耳目無所接者  
其人品之高下何如也余猶憶

垂髫時讀先生制義知愛且敬  
而每以不識韓荊州爲恨凡二  
十餘年始見先生於京師爰得  
從之遊而先生手示一編見屬  
爲序余愧不倫何足爲先生重  
獨以童子時卽知愛敬先生而

今得側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  
大君子之末爲足償疇昔之願  
耳嗚呼先生向官少宰旣能出  
其氷鑑以激勸人才而茲復著  
其文章以轉移風氣先生之於  
當代功良不朽矣

時

順治己丑上元日後學呂宮謹  
拜撰

敘

吾師陳百史先生以古文詞領  
袖海內一時縉紳鉅公爭出其  
所著相訂朝一日侍師側讀吾  
年伯金先生之文竊歎曰此真  
粹然儒者之言也夫古有儒者

其人中正而和平其氣優柔而  
不迫其爲言也醇而肆真而不  
漓能使讀者感動豈非其積乎  
中者深乎其深故其發乎外與  
入乎人者漸漬浹洽自然感動  
不能已已歟其於爲治也亦然



積仁義之氣以變衰薄之俗始  
而革面繼而革心久之至於百  
年無奸之可除無殺之可用而  
殘忍刻薄之氣遂消弭而化於  
無有此則儒者之効也少嘗讀  
太史公書見其尊黃老退六經

進游俠卑儒術心竊非之及長  
而反覆其所以乃知非太史公  
本意也彼見漢興去古未遠當  
秦焚燒之後使其能尊用儒者  
復修先聖之道雖追隆三代不  
難乃承秦之弊厭聽儒術至文

景武之世如賈誼仲舒皆彬彬  
儒者不能用而終日所嘲笑詼  
諧者惟一曲學之公孫弘與滑  
稽之東方朔雖中間龔黃卓魯  
吏治間有可觀然廟廊之上無  
敦龐大雅之儒以修明經術而

崇進古治所以終漢之世敗亂  
之端隨滅隨起百孔千瘡救過  
不給而相業亦無足紀豈非不  
進用儒術之過歟太史公益諷  
之也觀其列吾仲尼于世家豈  
真謂儒者不足以治天下乎先

生與吾師朝夕必偕其終日所  
論議而設施者非儒者之書必  
不讀非至誠惻怛之事必不行  
宜乎其見諸文章者醇而肆真  
而不漓也孟子曰生于其心發  
于其言害于其政是故入其室

讀其書純粹而和平而其性情  
可知也其治効亦可知也入其  
室讀其書堅僻而鑱刻其性情  
可知也而其治効亦可知也蓋  
以奸雄狙獮之人而貌顏曾思  
孟之言其發之也必怍而其神

情亦必不肖何則其積諸中者  
先陋也今先生之文豈不爲有  
道之士乎哉方今海內初定儒  
効未章

天子思敦進古治欲得尊經學道  
之儒者而盡用之惜乎下之奉

行者未有以稱之也惟先生以  
道自任大異乎世俗之所爲意  
古所稱爲大儒其人者將在是  
歟則由是而汲引後學嘉與正  
心誠意之士布列朝端使儒効  
大章而治且臻隆于三古吾已



于其文章必之矣于是退而書  
其言以質先生且以告吾師

順治五年嘉平月內翰林秘書  
院編修年春姪程芳朝題

序

六經之文質質故原性命之理  
傳述微言而人事之本末天道  
之終始以著左國史漢之文核  
核故據見聞之情掌記故實而  
遠邇小大之得失上下幽明之

理亂以備吾豈凡師追踪三代  
之人之學而抗志西漢以前之  
業肆力研尋積有年矣而澹寧  
沈靜一意理窟自筮仕及爲司  
空大夫如一日也宜其文精醇  
博碩卽尋常遊讌贈荅間無不

曲中情事之微而直辟理道之  
卻間取息齋集文一再讀之何  
其樸而能覈瞻而有則波折以  
老澆澆乎名儒之言也與蓋孝  
友忠信吾師躬自爲之而躬自  
有之而兵農禮樂吾師直如揖

家人而進語乎家事故應左有  
右宜與乎幾義之存而進乎智  
仁之事使人見而悅悅而久思  
與寢處其間飢食而渴飲也吾  
師其不可及也哉吾師之文其  
卽所云性命之懿而見聞之情

既質且核亦著亦備者哉聞之  
經成而紫微降光玄著而鳳鳥  
來集其應有然吾師以澹寧沈  
靜無間然之學而爲精醇博碩  
不可疵議之業曷言乎應其卽  
以含玉吐金之文當景星瑞羽

之實

順治己丑春日關中門人岳暎  
斗頓首書於金臺之秋舫齋

自序

余少時嘗聞先君子言王外公  
鹿門先生之爲文與王道思唐  
應德歸震川諸公相爲頡頏其  
得力於八大家者最深卽王元  
美等七子弗之及也時余方習



舉子業未省學古私心竊嚮在  
焉及倖入仕版則糾葛世務置  
古學弗講者荏苒二十年自甲  
戌至庚辰連歲讀禮山居得稍  
涉獵古文詞日取鹿門先生八  
大家文鈔讀之反覆始省先君

子言妄意爲文之道端不外是  
然觀世俗所尚似與鹿門論文  
之旨又有大謬不然者余復疑  
之至乙酉歲與溧陽陳百史先  
生同官百史爲海內文章宗主  
得共朝夕者四載于茲因時聆

其論議併讀其石雲居集則揆  
之鹿門之旨甚合而與余少時  
所聞之先君子者若互相發明  
也又從百史所讀豫章艾千子  
蘇武子之文皆卓然不溺於流  
俗一本之唐宋大家而蘇武子

亦謂百史有古人之風余自是  
信所以爲文之道而不復疑焉  
雖然爲文豈易言耶昔韓文公  
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  
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  
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于僕

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  
廢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  
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  
也夫以學文如李張兩公而昌  
黎猶未遽許其至爲文豈易言  
耶余恨少業舉子長又糾葛世

務未能深用力於爲文之道今  
雖信不復疑而年已將六十矣  
其又何敢妄有撰著以希古之  
作者然前代有從吾道人董蘿  
石年六十有八學道於陽明子  
北面而師事之至今以爲美談

余今從百史學文其或猶未晚  
歟故每成一篇必質之百史雖  
百史謬爲許可不減陽明氏之  
於從吾道人顧余終未敢謂已  
得爲文之道也因彙近作若干  
首輒付梓人再俟天下後世之

深於古學者起而正之

順治六年己丑王正息齋主人

金之俊識



金文通公集總目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壽序

卷之六

記

卷之七

記

卷之八

傳

卷之九

說

卷之十

題跋書後

卷十一

碑文

卷十二

墓誌銘

卷十三

墓誌銘

卷十四

墓誌銘

卷十五

墓誌銘

卷十六

墓誌銘

卷十七

墓表

傳

行畧

祭文

告詞

卷十八

贊

卷十九

頌

銘

箴

疏

書

芻言

議

小示

卷二十

年譜韻編

附金文通公行狀墓誌銘墓表傳